

• 读史札记 •

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两国关于朝鲜族 移民问题的政策交锋

——以本溪县达贝沟事件为中心

张 古 悦

1910年8月22日,日本吞并了朝鲜并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从此,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数以万计的朝鲜人被迫移民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宣称朝鲜人为“日本臣民”(赵中孚等主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1,台北:“国史馆”1987年版,第508页),多次以“保护”朝鲜族移民为借口,侵占中国土地并干涉中国内政。为防止国土流失,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朝鲜族移民采取限制、排斥和驱逐政策。中日两国围绕朝鲜族移民问题纠纷不断,其中,延续多年的本溪县达贝沟(今辽宁省本溪市达贝沟村)事件是中日双方关于朝鲜族移民的激烈争端之一。达贝沟事件直观展现了中日两国关于朝鲜族移民问题的政策交锋过程,更是日本当局挑动中朝民族矛盾、阴谋侵吞中国领土的有力证明。

—

日本当局为实现其逐步渗透侵占中国东北土地的野心,针对朝鲜族移民实施“统制政策”,通过领事馆、日资金融机构以及亲日朝鲜人社会团体采取收买拉拢等手段,援助朝鲜族移民租种中国土地,为未来挑动民族矛盾、利用朝鲜族移民干涉中国内政埋下伏笔。中国政府对于身份敏感的朝鲜族移民租地行为十分警惕,特别是《南满东蒙条约》暴露了日本当局蚕食中国的意图。因此,奉天省飭令各地加强监视管理,禁止外国人租种土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43,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该书各册出版信息均同此,下不复注,特说明)。但由于地方官员缺乏基层管理能力,且朝鲜族移民的农业种植技术确实改善了当地农业环境,导致各地大多采取放任态度,并未限制当地居民将土地私租给朝鲜族移民。

1916年,看守达贝沟官山的炭差私自将官山使用权租给了达贝沟村民杨秀峰,而杨秀峰随即将土地转租给亲日朝鲜族移民明济泰等人。时任奉天省长张作霖认为该事件涉及朝鲜族移民租地问题,必须严加防范。他一方面命令交涉署撤销契约、收回土地,禁止朝鲜族移民继续开垦伐木;另一方面要求交涉署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进行交涉,以保国土完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44,第135页)。但亲日朝鲜族移民不但无视禁令砍伐树木,还盗窃耕牛、殴打村民,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治安事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7,第260页)。1920年4月20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向奉天交涉署公布了由本溪县官方认证的达贝沟官山租地契约书与调解备忘录,证明了朝鲜族移民租地伐木的所谓“合法性”(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7,第272页)。证明文件的出现令奉天当局的外交工作陷入被动,张作霖在公文中痛斥本溪县官署,认为其“不详查事实,滥予照会而贻人口实,尤勘痛恨!”密令各厅县务必要谨慎办理外国人申请的土地登记事项,以免再次贻人口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7,第317页)。1921年7月6日,奉天省长公署以明济泰违约越界占地、盗伐树木、欺辱乡民为由,再次向日本总领事发出交涉,要求其迅速督促朝鲜族移民离开达贝沟并赔偿盗伐损失。

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拒绝交涉并有意拖延时间,等待朝鲜族移民继续迁居达贝沟,以削弱奉天当局对当地土地的控制能力。在此期间,达贝沟村的朝鲜族移民数量日渐增长,根据统计,从1917年

到 1921 年之间,迁移至达贝沟的朝鲜族移民已上升至 107 户,共 600 人左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4 页)。短短几年内,亲日朝鲜族移民就将达贝沟官山树木砍伐殆尽,造成了数万元的损失。而明济泰在日本方面的协助下在达贝沟成立了日资农林公司,招收大批朝鲜族移民耕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224 页)。东北各地朝鲜族移民大量增长令奉天当局深感不安,相继出台了《查防韩侨简章》与《奉天监察韩侨章程》等政策,逐渐加强了对朝鲜族移民的排斥驱逐力度[关东军参谋部:《在留一般鲜人的情况》(1921 年 06 月 23 日),档号:关参谍 381 号普通报第 20 号]。在政策引导下,本溪县官署动员撤离了三百余名“不良分子”与老幼妇孺,只留下一批被当地人雇佣的“良善壮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294 页)。

二

三一运动后,日本开始对东北朝鲜族移民实施“统制利用”政策,除了利用日资金融公司继续提供经济援助拉拢朝鲜族移民外,还逐步组建亲日朝鲜人武装团体,搜查镇压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在“统制利用”政策影响下,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十分重视达贝沟的经济建设成果与地理位置优势。经过朝鲜族移民的多年经营,达贝沟已开垦 497.59 市亩(约合 331 723.65 平方米)旱田,平均每亩地可收获粮食约 306 公斤。达贝沟养蚕业也在朝鲜总督府、“满铁”公司与关东厅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借助日本人的经济支持,达贝沟内有多名朝鲜族移民总资产在 1000 日元以上。同时,日本于达贝沟地区设立了“东鲜学校”,在朝鲜族移民中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忠于日本的“顺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认为,促进朝鲜族移民大量迁移至达贝沟,不仅可以通过蚕食土地的形式削弱奉天当局的行政控制力,还可以利用朝鲜族移民种植农作物获得经济收入。此外,达贝沟附近的抚顺、兴京地区均驻有朝鲜民族主义反日独立运动的部队,日本军警可以随时以达贝沟地区为依托,对反日独立运动者进行监视与打击。因此,达贝沟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于本溪县移居朝鲜人件》(1926 年 2 月 22 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数据中心藏,档号:机密公 129 号]。

1925 年 6 月 11 日,中日签署《三矢协定》,奉天当局为彻底杜绝朝鲜族移民所带来的外交隐患,制定了《取缔韩人办法施行细则》,以“取缔不逞鲜人”为由强制驱逐东北地区大量朝鲜族移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239 页)。《三矢协定》不但未能达成围剿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的根本目的,反而给了奉天当局合法驱逐朝鲜族移民的理由,引发了日本方面的震动与不满。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甚至不加掩饰地警告中方继续强制驱逐政策将引发朝鲜族移民暴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299 页)。但奉天当局并未理会日方威胁,反而对朝鲜族移民的态度日趋强硬。10 月 23 日,省长公署发布《奉天全省警务处管理韩侨章程》,对朝鲜族移民的迁移侨居出行等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针对朝鲜族移民的违法行为,轻则驱逐出境,重则罚金并处以有期徒刑。同时,本溪县官署要求明济泰返还历年所欠租地费用,并勒令达贝沟地区的全部朝鲜族移民迅速出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353 页)。奉天当局强硬的排斥驱逐政策影响了日本控制亲日朝鲜族移民逐步蚕食东北土地的计划,为阻挠奉天当局的排斥驱逐政策,日本总领事馆采取了更多激进行动。

1925 年 11 月 23 日,5 名日本巡警协同数十名亲日朝鲜族移民涌向达贝沟,向当地村民勒索钱财并肆意开枪射击。中方巡警与村内民团自卫还击,当场抓获了 5 名日本巡警,收缴了多支猎枪与制式刀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375 页)。为了报复这次行动的失败,11 月 24 日,日本领事馆派出 11 名巡警与 8 名亲日朝鲜族移民在火车站绑架了一名达贝沟村村民,严刑逼迫他承认中国警察与当地百姓相互串通捏造罪证驱逐朝鲜族移民,并胁迫他举报中方警察意图谋杀日本巡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 371 页)。奉天交涉署迅速就两起案件向日本领事馆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加快了驱逐达贝沟村朝鲜族移民的速度。面对奉天

交涉署的确凿证据,日本驻奉天领事馆不仅无视中方交涉,还主动升级事态,针对达贝沟的中国居民策划了多起暴力流血事件。

1927年3月,日本领事馆炮制谣言,宣称朝鲜族移民拥有达贝沟土地所有权。在日本巡警的煽动下,大批亲日朝鲜族移民前往达贝沟,捣毁当地房屋、抢夺财产,殴打当地百姓。其中,明济泰之子明龙升宣布达贝沟官山为明济泰财产,胁迫当地中国百姓撤出达贝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8,第456页)。中方闻讯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外交抗议,要求追究日本警察责任并赔偿受害村民的损失。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却反诬本次冲突的起因是中方非法行动所导致。在日本方面的公开支持下,亲日朝鲜族移民在达贝沟横行霸道,抢夺当地居民耕地与周边矿场,甚至撬开房门打杀当地百姓抢劫财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9,第134页)。

三

东北易帜后,辽宁省政府认为朝鲜族移民迁居东北是日本“换位移民”计划实施的一部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8页),特别是1929年《田中奏折》中日本利用朝鲜族移民渗透中国领土的险恶计划被公开披露后,更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1930年,辽宁省政府出台了以“逐渐驱逐”为中心精神的《辽宁省管理韩侨办法暨管理雇佣韩侨垦种稻田办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49,第377页)。而日本为扩大其在华势力范围,迫使中方承认其土地商租权,加快了利用朝鲜族移民干涉中国内政的步伐。

1931年2月28日,本溪县公安局前往达贝沟驱逐朝鲜族移民。经过调查发现,亲日朝鲜族移民早已将达贝沟附近的树木砍伐殆尽,并违规新建了大量住房安置新移民。因此,中方警察与民团开始拆除朝鲜族移民的违建房屋,但亲日朝鲜族移民却大肆阻挠并威胁动武,遂即被中方警察逮捕驱散。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得到消息后,将中方抓捕的暴徒迅速引渡至日本警署后释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50,第76页)。辽宁省政府认为达贝沟的朝鲜族移民“殊属顽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50,第150页),下令驱逐新迁入的移民,并拆除违建建筑,收回被强占的土地。1931年5月20日,大批中方军警前往达贝沟,先将房屋内所有财物尽数移至屋外后,再将违建房屋尽数铲平以示警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50,第174页)。

“拆屋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继续寻衅滋事,借机扩大事态。5月22日,日本警署官员带领7名日本巡警前往达贝沟朝鲜族移民迁居地“巡视”,本溪县政府为避免发生外交争端,要求中方警察与民团退出达贝沟等待命令。日本警署官员不但指挥亲日朝鲜族移民重修违建房屋,而且亲自带领暴徒直接殴打、驱逐达贝沟地区的中国百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50,第178页)。此后,该日本官员公然向辽宁省政府寄信挑衅,要求中方赔偿亲日朝鲜族移民在拆除违建房屋行动中的损失,并叫嚣“若不来当面办理,或无相当答复,鄙人等绝不回本溪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50,第202页)。1931年6月12日,本溪县县长展出近几年达贝沟亲日朝鲜族移民恶意击杀牲畜、捣毁房屋、抢劫财物、殴打当地中国居民等证据,向日本领事馆据理力争。几日后,尽管日本警署官员自行返回,但中国百姓的土地仍被亲日朝鲜族移民强行占有。

在多次试探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判定中国方面不敢与其发生直接冲突,便指使亲日朝鲜族移民加快侵占达贝沟土地的速度。1931年7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当局阴谋煽动万宝山事件与朝鲜排华事件,并利用两起悲剧恶意挑拨中朝人民矛盾。1931年7月15日,达贝沟亲日朝鲜族移民强行占领当地居民的45市亩(29751平方米)养蚕场。由于万宝山事件的影响,辽宁省政府考虑如果使用军警制止,恐怕会再一次引发流血事件与外交风波,不得不下达了“委曲求全”的指示(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50,第292页)。在辽宁省政府的放任下,短短一个月时间,达贝沟地区又违规修建了大量住房并迁入五十余户移民,周边村庄耕地与十余处养蚕场亦遭到强占(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等编:《东北边疆档案选辑》39,第308页)。此时,辽宁省政府已无力阻止朝鲜族移民的迁入与土地流失,只得任由日本官员与亲日朝鲜族移民在达贝沟横行。

四

东北沦陷后,中国农民与朝鲜族移民又因达贝沟土地问题发生冲突。日伪政权为了达成挑动中朝民族对立的险恶目的,不仅否认当地中国百姓过去所签署的土地出租契约,还刻意将土地所有权判决给亲日朝鲜族移民。1934年10月29日,在日本官员的胁迫与操控下,达贝沟村民被迫承认朝鲜族移民拥有达贝沟土地所有权,签署了耕种土地需向朝鲜族移民缴纳租地费用的合约[奉天总领事蜂谷辉雄:《上达贝沟事件解决方案》(1935年1月14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史中心藏,档号:机密第20号]。1934年12月24日,日本媒体以《二十五年悬案终于被妥善处理,被鲜血浸染的本溪达贝沟事件中的满鲜民族》为题目,极力污蔑中国官方与当地百姓压迫朝鲜族移民,大肆鼓吹伪满政权有力消解了中朝人民之间的土地争执(《二十五年悬案终于被妥善处理,被鲜血浸染的本溪达贝沟事件中的满鲜民族》,大阪《大阪每日新闻》,1934年12月24日,第5版)。至此,达贝沟事件在伪满当局颠倒黑白的判决下宣告结束。

达贝沟事件是中日两国关于朝鲜族移民问题政策交锋的直接体现。由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的持续介入,奉天当局针对朝鲜族移民的政策也愈发严厉。随着中国官宪大批驱逐朝鲜移民,日本开始将政策重点从拖延转为直接对抗,最后公然派遣日本警署官员进行挑衅,意图扩大事端。尽管中方极力避免中日冲突,但容忍退让反而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加快了侵吞东北土地的进程。

在中日政策交锋过程中,无论是中国百姓,还是朝鲜族移民,都是日本当局侵蚀中国国土过程中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朝鲜族移民前往东北地区只为逃离日本当局的残酷统治。但日本帝国主义当局一次次炮制冲突,导致中朝百姓之间矛盾频发。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解放东北后,中朝民族矛盾才得以真正化解。达贝沟事件既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侵占中国国土、挑动中朝民族矛盾的铁证,也是中朝人民一段被尘封的苦难历史。

收稿日期 2021-10-15

作者张古悦,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辽宁,沈阳,110004。

【责任编辑 吕满文】